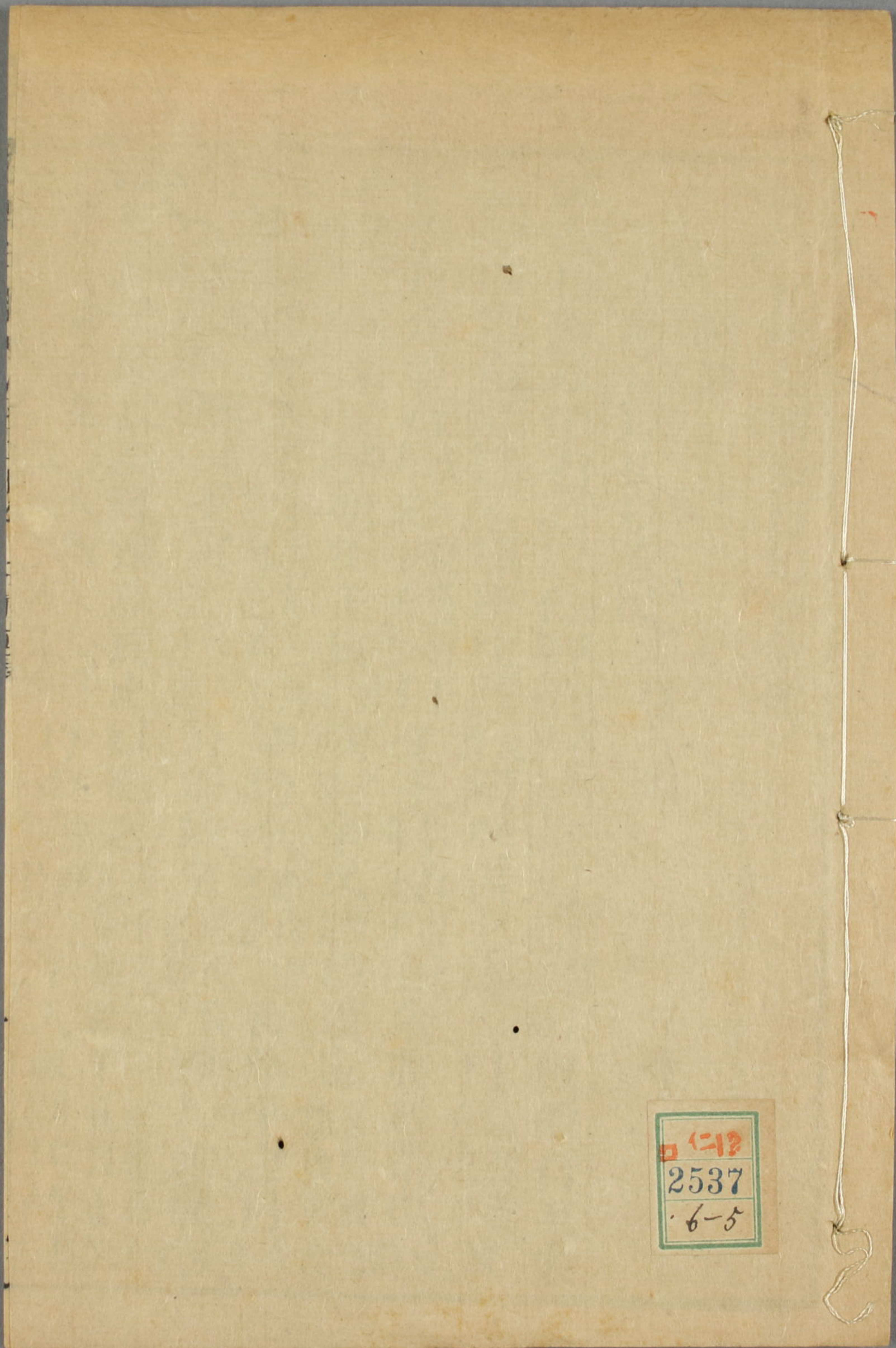




2537
6-5



評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彙纂

昭公

子產立良止以安民。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曰伯有至矣。

言其鬼也。則皆走。而走皆畏。不知所往。驚畏。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去書或。

夢伯有介而行。或有被甲而行。曰王子。伯有言此。余將殺帶也。

取馴帶而殺之。報明年王寅。明年王寅。日余又將殺段也。

其助子晉殺已也。明年王寅。明年王寅。日余又將殺段也。

於報其驚及王子。至去年三月。馴帶卒。應殺帶。齊燕平之月。今年。

正月。齊燕二國講。王寅。日王寅。公孫段卒。應殺段。國人愈懼。以所。

鄭人也。燕平聲。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驚而走。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之子也。襄公十。

有之子也。立此二人為大夫。以乃止。

安子孔伯有之鬼也。洩音泄。乃止。妖乃息。子大叔問其故。

吉。

立言便
有許多
明之哲

問子產以立二人
子產曰鬼有所歸
客言為鬼者得
乃不為厲
然後不為淫
吾為之歸也
以奉其祭使有所歸也
太叔曰公孫
洩何為鬼何為子
孔未嘗為子產曰說也
谷言此所以解說於為
身無義而圖說
故復立洩者若以大義存誅絕之後圖以解說
於民從政有所反之
若立誅絕之後如公孫洩之類以取媚也
所以取民之不媚不信
民悅而不信民不從也
後從服及子產
愛令不惑也
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
曰伯有猶能為鬼
適晉
晉以歸州田
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
曰伯有猶能為鬼
乎
問云伯有既死
子產曰能
答言何故
人生始化曰魄
魄屬陰其中自
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其名既生魄
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也
既生魄
魄若居高官備物之享則體
者其名曰魂如用物精多則魂
魂強
魂強
精強
精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而至於明也
精是神之未著爽

是明之匹夫匹婦強死
假使匹夫匹婦之賤無病
其魂魄猶能

馮依於人
強死則魂魄未散故或能馮
以為淫厲
而為淫厲
沉

良霄
夫匹婦之比乎
我先君穆公之胄
去疾字子良
子良之

孫
子良生公孫
子耳之子
霄字伯有敝邑之卿
有皆為鄭卿從

政三世矣
三世相繼
鄭雖無腆
謙言鄭雖微薄不
叩諺曰蕞爾

國
抑亦俗語所謂蕞爾之
而三世執其政柄
執其政權
其用

物也引矣
其用物奉養其取精也多矣
其取物之精
其族又太

又盛大所馮厚矣
伯有魂魄所馮依
而強死
強死於兵能為鬼

不亦宜乎
宜其能
為鬼也

按傳言子產之博敏其論非怪天地閒實有陰陽道理即孔
夫子有言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歌以畏萬民以服豈獨

一伯
有哉

孟僖子使子學禮 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昭公自楚歸至干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不能相禮及答郊

乃講學之乃求其禮苟能禮者從之則從而師問之人及其將死

也二十四年僖子死傳召其大夫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

也言禮之在人猶無禮無以立猶版築無植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丘我聞將有達者姓孔名聖人之後也湯之後裔也

而滅於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弗父何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及正考父考父何

兄也何長子當立而遜厲公父音南下同三命茲益其愈高而心愈恭

之其音恭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廟之一命而僂容僂僂俯皆低

反再命而僂再命為大夫而其三命而俯三命為卿而其

頭而僂僂甚于僂俯甚循墻而走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雖過于

亦不敢侮慢也僮於是僮亦粥也鬻於是希者曰鬻言為僮鬻於是

餽余口將此僮鬻以餽我其其也如是有如此者臧孫

紇有言臧武仲嘗有言所曰聖人有明德者言聖人之後有明

類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則其後嗣必有今其將

在孔丘乎所謂達人者必我若獲沒以善終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汝必以我二子而付托于使事之禮事之而學禮焉從孔

學以定其位使之有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懿子

也敬叔說也居南宮因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

也君子詩曰鹿鳴篇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為君子可則效者也

項水心曰孟僖子能囑子于既沒之後而不能托國於生前豈欲用孔子而不及猶有不能用者在與

丁卯八年衛靈公元年

師曠論石言昭公八年

石言于晉魏榆晉魏榆之地有石作人言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何以

能對曰石不能言答云若非或馮焉或有鬼物馮依於石以言也○馮皮水反不然

民聽濫也若此則是以爲能言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言我

下文曰作事不時與作役事怨讟動于民怨謗之言動于下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非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類也今宮室崇侈今晉

室崇大民力彫盡非時役民致使怨讟竝作怨讟之言莫保其

性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非氣所感宜有石言之異於是晉侯方築虎祁

之宮虎祁地名當時晉平公築宮于此地○虎音斯下同叔向曰子野之言叔向羊舌肸

字也○君子哉稱師曠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信而有証驗

故怨遠於其身故無怨咎及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小人之言僭妄而無証驗故

怨咎及之故怨咎及于其身也是宮也成齊侯若成諸侯必叛故諸侯不

服君必有咎晉侯必有夫子知之矣言師曠已先知之矣

劉開侯云想當時平公築宮于虎祁民有怨其非時者故借爲石言以悚動之師曠敘述所聞正是數公之過失處所謂

乘其機而道之者也

戊辰九年

周王使詹桓伯讓晉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也所爭乃閻縣之田晉梁丙

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也晉一大夫率戎以伐王使

詹桓伯辭於晉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責讓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我周先祖

終周
先世
來有
四方
之士

時魏駘芮岐畢后稷以功受此五吾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及

武王克商及至武王克蒲姑商奄二國名在東海之濱吾東土

也我周東方巴濮楚鄧四國在南方吾南土也我周南方肅慎

燕三國在北方吾北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封

四海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四國封建同母以藩屏周以爲周

近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之弟以爲諸侯以藩屏周以爲周

屏必并反亦其廢墜是爲其救後世子孫廢墜王命望諸侯

豈如弁髦弁縮布冠也髦謂童而因以敝之豈特將王室如

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乎蓋始冠之禮先用縮布冠敝先王居

櫛于四裔櫛机也舜去四凶族投諸四裔今以禦螭魅禦

督物之爲民害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

螭丑知反魅音媚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

其姦邪之族居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

于瓜州之地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

侯曰而誘以來二十二年秦晉遷使偪我諸姬致使諸戎逼害

伯父而誘以來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致使諸戎逼害

入我郊甸入據我周郊甸之地則戎焉取之若非汝晉誘之使

之地焉戎有中國今諸戎據有誰之咎也皆晉后稷封殖天

於虜反戎有中國今諸戎據有誰之咎也皆晉后稷封殖天

下周自后稷修封疆今戎制之今戎得之不亦難乎天下不亦

伯父圖之惟汝晉侯我在伯父我周王之于猶衣服之有冠冕

晉國猶衣服木水之有本源晉國猶木天子猶木之根民人之

天子猶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晉國猶木天子猶木之根民人之

有謀主也晉猶民人天伯父若裂冠毀冕晉君暴蔑周室譬如

拔本塞源拔木之根專棄謀主專任已民雖戎狄其何有余一

人言晉侯至親猶且如此則雖戎狄叔向謂宣子曰羊舌肸文

之伯也言我晉文公之爲豈能改物豈能改正翼戴天子不過

奉戴天子而尊事之而加以其○其音恭自文以來後之諸君世有衰

德德皆衰而暴蔑宗周而乃陵暴輕以宣示其侈以侈靡之習

諸侯之貳有以故諸侯皆不亦宜乎乃理且王辭直其言甚正直

子其圖之汝不可宣子說悅叔向之言致閭田田以還周反

穎伐穎所俘獲之人民皆縱而歸之

李九我云周室衰微諸侯強大僭區區以周家之田而必

欲爭之乎觀桓伯所言其直在周其曲在晉當不待其辭之

畢矣雖然不有叔向之說宣子亦不知此大義矣

屠蒯請佐尊

昭公九年

晉荀盈卒盈知榮之殯于絳絳晉都也盈晉侯飲酒樂平公飲

膳宰屠蒯趨入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蕢為膳宰趨請佐公使尊

公使人執尊獻酒許之執尊者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官也檀弓

遂酌酒以飲之曰責樂女為君耳言吾君以將司聰也聽為主

工職掌樂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日

而惡之君徹宴樂作樂皆徹去之學人舍業而置其所業

舍為疾故也疾惡如此君之卿佐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人之

有手足也股肱或虧手足之虧損何痛如之其為卿佐是謂股肱人之

樂汝不聞此義而作是不聰也是為君耳而不聰又飲外嬖嬖

叔嬖叔外音大夫之嬖者檀曰責嬖女為君目言吾君以將司

明也叔目以為明視為主嬖服以旌禮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禮以

行事如元冕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吉凶異禮作衣服以表禮以

如衰麻則有敬色之類今君之容其容我君飲酒非其物也當哀而

其而女不見汝為大夫是不明也是為君目而不明亦自飲也

屠蒯又酌曰自責味以行氣養人而行其氣氣以實志順所以

酒以飲之之辭味以行氣養人而行其氣氣以實志順所以

志充人志以定言志既充滿所以定其言語言以出令言語詳審所以發號施令臣實司味

主掌膳宰二御失官今工不聰叔不明二而君弗命而吾君不

之罪臣之罪也罪在我也故自罰焉公說公善諷諫故平徹酒遂

徹去初公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而立其外嬖

以代悼子悼子為卿為是悛而止聞蒯之言乃改而止

鐘伯伯云檀弓載季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之此載是歲宋平公卒子已巳十年佐立是為元公

晏子勸桓子致邑昭公十年

齊惠樂高氏皆耆酒齊惠公之後樂高氏二信內多怨之言故

怨多強於陳鮑氏而惡之其族強於陳鮑二族而陳鮑方睦二族

遂伐樂高氏合謀而子良曰子良子尾之子子高先得公欲以

助陳鮑焉往言得公則可以制陳遂伐虎門樂高欲入景公不

謂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平仲晏嬰也衣玄端之

門之四族召之樂高陳鮑無所往晏子皆其徒曰助陳鮑乎左

問晏子從曰何善焉無善可助助樂高乎又問從曰庸愈乎答

無勝於陳鮑也然則歸乎又問既無所也曰君伐焉歸答言公方被

公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戰于稷公使王黑與樂高氏樂高敗

二族陳鮑分其室分樂高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

物納于讓德之主也此晏子之言謂讓之謂懿德辭遜為懿

有血氣凡具血氣皆有爭心皆有競利之心故利不可強所以見利思

義為愈見利思義義利之本也利行義則有自然之蘊利生孽利

為得體云君伐焉歸最

助陳鮑亦不助樂高而

則利未可保而害姑使無蘊乎姑無藏利可以滋長庶幾可以

也桓子盡致諸公盡上聲下同而請老於莒於莒邑

按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成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伯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解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叔向料楚靈王昭公十一年

楚子在申楚靈王召蔡靈侯欲誘而殺之靈侯將往不悟其計蔡大

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靈王貪人無誠信唯蔡於感蔡近于楚楚常恨

憾今幣重而言甘今楚以重幣誘我而害之也不如無往若

莫往庶蔡侯不可不從大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楚王藏伏兵殺

之免於害蔡侯不可夫之言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楚靈王使韓宣子問于叔向

曰晉韓起問楚其克乎言棄疾對曰克哉必勝蔡侯獲罪於其

君襄公三十年靈侯而不能其民不得民心天將假手於楚以斃

之天借手于楚以罪何故不克無有不勝之理然胙聞之我之所不信以

幸僥倖得國而不可再也此偶然之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孫

陳悼太子偃師楚東疾奉孫吳以伐陳曰將定而國詐言將納

汝子過殺偃師陳人聽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今又誘蔡詐誘蔡

而殺其君伏甲以以圍其國使棄疾雖幸而免雖僥倖必受其

咎不信以倖必弗能久矣必無長桀克有緡桀為仍之會有緡

巾緡民以喪其國湯放桀放於南紂克東夷紂為黎之蒐東夷

而隕其身武王伐紂楚小位下比於桀紂則而亟暴於二王數

行暴虐甚於桀紂之咎乎天之假助不善天之借助

紂紂之咎乎天之假助不善於不善之

詐誘蔡而殺其君圍其國

人非祚之也。非所以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蓋厚重其凶惡然

且譬之如天。取喻於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為人力盡。

而做之。用久則做盡。是以無拯。無可不可沒振。復振此言天之

用楚借人之

單子論單子。昭公十一年

單子論單子于城。周單成公會晉韓起。視下言徐。其視卑下。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言成公將死之狀。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

同會有表。設旂以表位。衣有綸。衣則有綸。會之。帶則有結。交結之

處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言則不失之徐。所以昭事序

也。欲其言之中節。視不過結綸之中。視而不過結綸之中。所以道

容貌也。貌之和也。道音導。言以命之。言語以命。容貌以明

之。容貌以明。失則有闕。二者或失則。今單子為王官伯。今單成

伯長而命事於會。天子使之命。視不登帶。視下故。言不過步。言

過步貌不道容。視過於結綸。而言不昭矣。言不聞於表著。非

不道不其。容貌不導故。不昭不從。言語不昭。無守氣矣。神氣

其體矣是歲

項水心云單子視下言徐叔向十

其不久所謂動乎四體者以此

齊歸薨。魯昭公母死。大蒐於比蒲。蒐田獵也。比蒲地非禮也。喪

廢蒐非。胡女歸姓。葬齊歸。五月薨。公不感。昭公無哀。叔向曰。晉人送葬者

叔向之魯公室其卑乎。言魯之公室自。君有大喪。謂母死也。國不廢蒐

比蒲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昭公不感。國不恤喪。廢蒐

大蒐便

是心哀

左傳卷五
不忌君也是國人君無感容無一不顧親也念其親也國不
忌君不君不顧親孝能無卑乎不忠不孝公殆其失國昭公

奔出

孫月峯云惟忠孝可以立國昭公惟不孝何以風國人之忠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申無宇諫外重昭公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楚靈王滅陳蔡以為邑并不使棄疾為蔡公

棄疾共王少子是為平王問於申無宇曰申無宇棄疾在蔡何

如問棄疾為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惟父深知擇臣莫如君惟君

臣之鄭莊公城櫟昔者鄭莊公築櫟邑而寘子元焉使公子元

伯為邑大使昭公不立桓公十五年鄭厲公因子元以殺擅伯

也夫以佐之齊桓公城穀齊桓公築穀邑之城而寘管仲焉使管仲至於

今賴之齊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至今臣聞五大不在邊我之

五官之長太盛則不可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

居邊城恐據邑以叛也五細不在庭居朝廷恐威令不行也

官故曰五官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羈不在內羈在內則有

患○羈今棄疾在外棄疾親也鄭丹在內鄭丹羈也而使在國

九年君其少戒三者皆犯古人所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城

美得失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

宋蕭毫實殺子游蕭莊公十二年宋萬弑閔八立子游羣公子奔

游而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廩邑也莊公九年衛蒲戚實出

獻公公蒲甯殖也戚孫林父逐獻公若由是觀之以此數事則

害於國國有大城皆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必折尾大不

掉譬諸畜獸其尾大則不君所知也此理甚明吾君必自知

左傳卷五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一年

徐九一云不羹之不可處棄疾無字論之詳矣
王不聽所以召陳蔡之亂乾溪之辱誰其貽之

辛未十二年

惠伯論黃裳元吉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魯季孫意如繼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平子不以禮

待之○蒯南蒯以費叛如齊叛魯而以費邑○費音祕南蒯之將叛也欲將

謀叛其鄉人或知之同鄉人或有過之而歎門而嗟歎之且

言曰恤恤乎憂患湫乎湫隘也攸乎攸懸危貌此言南蒯之心有如此者深思

而淺謀思慮深而計謀淺議其知知邇身而遠志遠身而遠志以

求通也家臣而君圖其為家臣而謀君事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

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遇坤之比本卦為坤變卦為比蓋六曰

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示子服惠伯

以其卦示孟獻子曰即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惠伯曰吾嘗學

此矣會學我忠信之事則可所可忠信之不然若非必敗必致

外強內溫內卦坤順故溫忠也是謂和以率貞安正為以和而

衛安正信也是謂故曰黃裳元吉惟忠惟信可黃中之色也中

屬土其裳下之飾也裳以飾上體元善之長也元善者始也為眾

反中不忠不得其色非中不忠下不共不得其飾裳之義○其

言事不善不得其極行事不善非元之義外內倡和為忠君倡

臣和於外故謂率事以信為其虛詐故謂之共共養三德為善

三德正和去聲率事以信為其虛詐故謂之共共養三德為善

則進之使合於正直故謂之善○其音供養去聲非此三者

弗當非忠共信三者不且夫易之為道不可以占險占行險之

事將何事也將欲與可事也且可飾乎欲令從下中美能黃居

中傳句解卷五 申無字諫
 則美為參成可筮吉三美盡備猶有闕也美設使三筮雖吉未也得筮雖
 下美則裳裳居下能
 色則為中美上美為元元首居上能為善下美則裳裳居下能
 猶朱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飲鄉人酒名鄉人而飲之鄉人或歌
 可用鄉人以南蒯為家臣而欲害曰我有圃蔬菜之圃生之杞
 之季杞氏故或作歌以感切之曰非其從我者子乎不為亂者是
 乎所宜以喻南蒯適費欲為亂也非其從我者子乎不為亂者是
 為子也子者去我者鄙乎鄙賤之行也倍其鄰者恥乎鄰近
 者恥惡已乎已乎歌重言已乎以決絕之非吾黨之士乎言南
 亂非復吾黨之士矣
 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鍾伯敬云南蒯何如人以將叛而遇文王之卦有何德可以
 應此兆惠伯之言亦不虛也○陳明卿云凡卜筮者問卜筮
 曰義與志問義則可問志以否南蒯有
 將叛之志神必不與惠伯深知之矣
 鄭丹以詩諫 昭公十三年

初段登王與鼎

楚子狩於州來狩於冬獵也楚靈王
 子革夕右子革鄭川也為楚王與之語靈王與曰昔我先君熊繹
 熊繹楚始與曰攸子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子變父晉唐叔
 父周公之並事康王康王周公也王孫牟衛康叔子變父晉唐叔
 分我獨無有無所賜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禹鑄九鼎三
 器使人往周求其傳國鼎以王其與我乎不知周王對曰與君
 為分器○分扶問反下同王其與我乎不知周王對曰與君
 王也哉問也哉疑辭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荆山其地僻陋
 音辟筆路藍縷以柴為車而衣以處草莽莽居於草跋涉山林
 險阻開道以事天子○筆音畢以處草莽莽居於草跋涉山林
 林以通道啟山以事天子○筆音畢以處草莽莽居於草跋涉山林
 其禦王事唯以此弓矢為天子之職貢唯是桃弧棘矢以棘為矢以
 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楚是以無分楚是以無分
 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楚是以無分楚是以無分

左傳句解卷五
皆有故彼四國至親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玉
皆服事我楚王

唯命是從
所求無
豈其愛鼎
豈敢惜此鼎而王曰昔我皇祖伯

父昆吾
季陸終生
子六人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
舊許是宅居許地

許既南遷故
今鄭人貪賴其田
鄭人貪賴其地
鄭故云而不我與

其地曰舊許
我若求之
我若問其與我乎
肯與我否
對曰與君王哉

必引田
周不愛鼎
周為天子
鄭敢愛田
鄭小國也
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
言昔日諸侯遠楚而不事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我

大築四國之賦
皆千乘
其田之賦皆出兵
子與有勞焉
汝子革

馬○與諸侯其畏我乎
自此諸侯對曰畏君王哉
必畏楚也

四國者皆足畏也
四國陳蔡及不羹有二城
又加之以楚
楚

兼而敢不畏君王哉
諸侯豈敢畏王入
靈王入內析父謂子革大

夫名析父
吾子楚之望也
言汝乃楚國之今與王言如響
今汝

言曲狗主意
國其若之何
吾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
以子

刃自喻言我自摩
吾刃將斬矣
將以此鋒刃王出復語
復與子

厲以待王之出
左史之官名倚相者趨而
王曰是良史也

又反左史倚相趨過
過前
倚平聲相去聲

靈王稱倚相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言此人能讀此古書

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對曰臣

嘗問焉
問於倚相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
其心之所欲
周行

天下
乘八駿馬造父為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
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謀父周卿也
良邑於蔡祈父司馬之官招

作詩祭音
以止王心
王以止遏穆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
祗宮離宮

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於祗宮而
臣問其詩
問於倚相而不知

免篡弒之禍
祗音友又音祈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惠伯論黃

三
諸侯畏楚

二
段答鄭與田

子革初
其言至
此借穆
王之事

也倚相不知若問遠焉所招周詩倘不能知其焉能知之彼鳥

之乎○焉王曰子能乎問子革能對曰能答云我其詩曰祈招

之情情美司馬之志性安和情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以思

我王度王之法度式如玉之堅式如金皆可用如金之重形民之

力而制其形模以器使之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心

民力飲宴無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饋不食寢不寐數日饋而

食寢而不能寐不能自克聞義不能徙以及於難故不免於仲

尼曰古者有志孔子言古克已復禮仁也言克去已私而復還

信善哉誠哉是言楚靈王若能如此克已復禮豈其辱於乾谿

安得有乾谿之辱乎明年

楚人叛王王自縊而死邱瓊山云楚子三問而子革三答首述熊繹之事固見靈王

上凌天子次言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兒靈王又下虐鄰國了

未言四國足畏見可畏之勢不專在楚詞義嚴正楚靈固不

悟而析父亦若未喻其意者故因王之出之問而借祈招之

壬申十三年陳惠公吳蔡侯

區夫不執費人昭公十三年

叔弓圍費叔弓叔老之子去年南蒯以費叛弗克反為南

怒季孫意令見費人令叔弓每遇執之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

夫曰區夫魯大夫也非也言執費人若見費人設若遇寒者

衣之衣者與之區音破非也言執費人若見費人設若遇寒者

其其乏困而其其貧乏困費來如歸衣食如歸家然南氏亡矣

如此則南蒯民將叛之而歸之我也誰與居邑誰與南蒯若

之以威而使之驚懼懼之以怒使之畏懼民疾而叛惡而叛我

左傳曰區夫不執費人昭公十三年

鄭丹以詩

上

左傳曰區夫不執費人昭公十三年

鄭丹以詩

叔向料
楚子干
如神

爲之聚也。其民也。乃爲南蒯而聚集。若諸侯皆然。設若鄰國皆爲費。
 人無歸。則費人無所依歸。不親南氏。惟南蒯可親。將焉入矣。費人不親南蒯則無容身之地。
 矣。○焉。平子從之。從治區夫之計。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南蒯氏奔齊。
 叔向料楚子干。昭公十三年。
 初其王無家適。先是楚其王無適長子。有寵子五人。有寵妾之子凡五人。無適立也。
 欲立爲太子。乃大有事於羣望。大祭羣望山而祈曰。祈於請神。
 未知適從。言請羣神。使主社稷。使主楚國社稷之祭。乃偏以璧見於
 擇於五人者。擇我之五子。
 羣望。乃奉一璧以徧見。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偶然當璧而拜。
 者卽是神所。誰敢違之。誰敢存違。神之命者。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
 選立之人也。誰敢違之。
 之庭。其王乃與其妾巴姬埋其。使五人齊。使五人皆齋。而長入
 拜。自長至幼以序入。康王跨之。跨其璧而過之。靈王肘加焉。拜時其肘加于璧上。

四者既
備富以
德成

○肘竹
九反
子于子皆皆遠之。所拜處與璧相遠。遠去聲。
使人抱再拜皆厭紐。初埋璧時微見璧紐以爲審識至是
龜屬成然焉。鬬韋韋韋然托而事之。屬音燭。
命。于神是棄立長之禮。
奔晉觀從以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問云子于此
對曰難。叔向答云
宣子曰同惡相求。又問云棄疾親恃子
賈焉。如市賈之同利以何難。果何難。
于同誰與同惡。則亦不得取國有五難。取國之難有五事。
人一一也。雖有大國之寵而無
有主而無謀三也。雖有內應而無
有謀而無民四也。雖有賢人而無
得民心此有民而無德五也。雖有民心而無德
子于在晉國以

左傳句解卷五

為十三年矣此自昭公元年至此凡十三年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不聞達者

不聞有一人可謂無人此犯族盡親叛無親族可謂無主此犯無

明達之人召子干時楚可謂無謀三難為羈終身晉羈旅可謂無

民此犯亡無愛徵無其出亡也楚人可謂無德五難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楚君子干楚國姑借涉五難以弑舊君涉五難事誰

無所畏忌終無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有楚國者君陳蔡公時穿封

能濟之能成城外屬焉方城之外苛慝不作政惡事盜賊伏隱不

戎既死兼城外屬焉皆屬附之苛慝不作政惡事盜賊伏隱不

盜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民皆無先神命之是當璧而拜

之國民信之國民無怨心是芊姓有亂芊楚姓也楚國凡有弑必

季實立必是幼子楚之常也楚之舊事獲神一也命之有民

二也謂國民合德三也謂苛慝寵貴四也謂貴妃居常五也謂棄

疾季子得立有五利以去五難有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終無

乃楚之常也以子干所居則右尹也為右尹也數其貴寵以貴寵

言之上聲則庶子也為庶子以神所命以神所命則又遠之與璧

也則非神之所立其貴亡矣則無之其寵棄矣愛之者又棄矣民

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其將何宣子曰齊桓晉

交不亦是乎又問二君亦出自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答言齊

姬所有寵於僖公所寵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

賢人以有莒衛以為外主衛姬衛之女也齊桓中有國高以為

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從善如流其從人之善言下善齊肅其謙

善人則容貌齊莊而肅不藏賄不務不從欲不務淫侈施舍

敬下則容聲齊音齋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不倦施舍恩惠求善不厭吝訪善士是以有國所以能不亦宜

稱述先
君得士
方見子
干之不
終

平。乃其宜也。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我晉先君文公乃有

寵於獻。獻公所寵。好學而不貳。其幼而好學。不易生。十七年。歲時

有士五人。遭驪姬之難。有狐偃。趙衰。顓頊。魏。有先大夫子餘子

犯以為腹心。子餘。即趙衰。子犯。即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即武

子也。二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

為之手足。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

變卻狐先以為內主。變卻狐先以為內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

復歸凡守志彌篤。守志。愈堅。惠懷棄民。不恤其民。民從而與之

民心皆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惟文。民無異望。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

方相晉伯業。方助晉使成。將何以代文。別無賢君。可此二君者。恒

晉異于子干。與今子干。事體不同。共有寵子。其王又寵愛棄。國有與主。西

南隅曰奧。言國內無施於民。彼子干者。內又無恩。無援於外。無

諸侯去晉而不送。晉人不送。其歸楚而不逆。楚人不迎。其何以

冀國。何以冀望。得

按其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而長人拜。康王跨之。靈下。則加焉。子干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論。取國有五難。乃切當之。然五人之中。其不聞達者

與無。豐而動。尤為緊要。蓋事機之會。惟達者識之。故桓之反

其時。徒為人臣。尸位耳。棄疾反。其所為宜。符當璧之兆也。

公會諸侯於平丘。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自晉平公築虓祁之宮。諸侯朝而

次于衛國之地。叔鮒求貨于衛。鮒叔向之弟也。字叔魚。欲使淫

芻蕘者。衛人刈草伐薪。以苦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

衛使大夫屠伯曰。諸侯事晉。且言諸侯未敢携貳。未有離衛

以美錦饋叔向。曰。諸侯事晉。且言諸侯未敢携貳。未有離衛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大夫不執。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大夫不執。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大夫不執。

劉獻公
所言正
是破晉
侯之無
信處

在君之宇下在衛近于晉猶而敢有異志豈敢也芻蕘者異於

他日今晉之刈草伐敢請之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者不逆

不利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濱貨無厭厭求貨賂無有亦將

其貨將矣為此役也此淫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汝若

及矣禍矣為其已則芻蕘客從之屠伯從未退而禁之客未退

君之命而以其已者必止齊人不可齊有貳心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獻公天子之卿士也曰抑齊人不盟言齊不若之何

何以對曰盟以底信言盟者所以致其君苟有信晉君苟諸侯

不貳則諸侯何患焉齊為患告之以文辭先奉辭董之以武師

次以兵雖齊不許不肯受盟君庸多矣晉國之討有天子之老

而督之公卿大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戎十乘元大也戎兵也

夫自稱曰老王國之兵元戎十乘在軍前者其車

十乘以先啟行啟開也行道也此二遲速唯君言將助晉討

乘去聲以先啟行啟開也行道也此二遲速唯君言將助晉討

唯晉君叔向告于齊曰復召諸侯求盟言諸侯已在此矣會于

之所命叔向告于齊曰復召諸侯求盟言諸侯已在此矣會于

此今君弗利今汝齊君不寡君以為請我晉君敢以諸侯對曰

諸侯討貳而討諸侯與兵則有尋盟乃有尋若皆用命若諸侯

侯之何盟之尋又何必叔向曰國家之敗言國家之有事而無

命有交好之事而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賦

業無貢賦之業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賦

無上下經則不序則事雖有常有禮而無威有上下之禮而

則不其則雖有次序而不恭有威而不昭有可畏之威而其則

不明則雖為恭敬不明棄其信義不則百事不終棄恭則無威

王立為法明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問

王立為法明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問

晉侯因
邾人莒
人之翹
故辭售
盟

朝以講禮開一歲諸侯親朝天子以講習再朝而會以示威天子
於諸侯再朝為一大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再會而為一盟誓以
會以示可畏之威昭明於神昭明於神昭明德之信在於自古
志業於好好故使聘也昭明於神昭明德之信在於自古
示威於眾示可畏之威在於昭明於神昭明德之信在於自古
以來自昔至今未之或失也通行此法未存亡之道亡之道恒由
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晉禮主盟音以此禮而懼有不治侯之
事有不治禮奉承齊犧奉承齊犧犧牲○齊盟所用而布諸君意于齊君求
終事也約之事也君曰余必廢之必欲廢其禮何齊之有何
齊盟唯君圖之必如此語惟寡君聞命矣我晉君已聞齊之命
即欲齊人懼恐晉國對曰小國言之言不須尋盟大國制之汝
國且裁制之以敢不聽從違命既聞命矣已聞晉敬其以往敬
為不可廢盟

儀物以遲速唯君或緩或急叔向曰諸侯有閒矣言諸侯有閒

不可以不示眾不可不以八月辛未治兵乃以辛未建而不施

建立旌旗而王申復旆之次日乃曳其諸侯畏之畏晉兵

胡傳云晉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此乃敵國外患恐懼

警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佛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

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納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

弗暇也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

是崇是飭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

徵會而公不與平丘之盟昭公十三年

和人苗人懇于晉以二國相盟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二國近我

之不共我所以不魯故之以畏魯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其諧

使叔向來辭謝絕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言諸侯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晉不得請君無勤無勞魯子服惠伯對曰惠伯孟君

已事可解昭公

信蠻夷之訴言晉輕信以絕兄弟之國絕我同姓棄周公之後

棄我始祖亦唯君亦唯晉寡君聞命矣寡君之命我魯君已聞叔向曰寡

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兵車也言其雖以無道行之假使無

其必可畏也豈不況其率道而用其兵其何敵之有晉何敢與牛

雖瘠瘠如牛焉雖或羸償於豚上魯如豚焉以羸牛而仆其畏

不死豚則魯必死也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懿也去年與南蒯

齊其庸可棄乎言此二人能為若奉晉之眾千乘之兵用諸侯

之師侯及用諸因邾莒杞鄆之怒因四國之怒魯以討魯罪魯叛

晉之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何求而弗克而不勝魯人懼晉

討聽命與盟昭公十三年

公此時只有唯命耳

及盟昭公同盟子產爭承與盟昭公十三年

貢賦輕重以列貢之輕重列而貢重公侯位尊其周之制也此

也卑而貢重者何服也其位卑于畿外公侯以其地近故貢重

也鄭伯男也鄭國伯爵其卑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也鄭伯男也左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侯之貢重貢懼弗給也

子產以鄭小國不宜從公侯之貢

是時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音曰諸侯若討言晉若以諸侯之兵討鄭其可潰乎其可潰乎其可潰慢子產曰晉政

至干昏暮晉人許之至暮乃既盟而退子大叔咎之游吉乃責

可朝夕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其定制自日中以爭至於昏

修盟誓而存小國也全小國存貢獻無極今來責貢獻亡可待也

不合諸侯而存小國也全小國存貢獻無極今來責貢獻亡可待也

之使狄
人守之

多門

言晉國之政

貳偷之不暇

其為二心為可

何暇討

討何暇

國不競亦陵

鄭不與晉爭則

何國之為

立其國則何以

公不與盟

晉信和莒之譖

故魯昭

晉人執季孫意如

子將討魯罪

子產

歸

鄭歸於未至

聞子皮卒

虎聞卒哭且曰

吾已

哭而言曰無為

為善矣

吾無為更

唯夫子知我

唯子皮知我

仲尼謂子產於是

行也

行也

孔子言子產從

足以為國基矣

其爭貢賦足詩曰

南山有

臺樂只君子

篇樂只君子

也

邦家之基

君子能為

子產君

子之求樂者也

子之求樂者也

子產是君子之人

且曰

復言曰

合諸侯

盟主會

藝貢事

藝極貢賦之禮也

雖爭競而

孫月峯云子產所爭貢賦卒存其國不然

鄭之困敝立待雖不見討其為策亦危矣

昭公十三年

晉叔向私釋平子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三年

季孫猶在晉

季平子被

子服惠伯私於

中行穆子

荀叔私與晉

荀叔私與晉

杭曰魯事晉

言魯國平

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何以反不如邾

魯

魯

兄弟也

伯禽與唐叔虞

土地猶大

魯之疆

所命能具

皆能供具

若為夷棄之

絕之

為去聲

使事齊楚

使之叛晉

其何瘳於晉

於晉之病無所廖

廖救聞反

親親與大

與土地之大

賞其罰否

賞其能供

所不能者

所以為盟主也

行此四者然

子其圖之

汝其為

諺曰

俗語

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

吾豈無大國

獨晉可事也

獨晉可事也

穆子告韓宣子

荀吳以此

且曰

言云

滅陳蔡不能救

言楚靈

國而晉

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

乃為夷狄而執兄弟

將焉用之

將安用盟

乃歸季孫

平子

惠伯曰

寡君未知有罪

孟叔言我魯君未

合諸

侯而執其老

合諸侯而

若猶有罪

若魯國

死命可也

則季孫死

左傳句解

卷五

昭公

公不與盟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也若曰無罪。若曰魯國無罪而惠免之。以施恩惠。諸侯不聞。則諸侯不

由是逃命也。是逃晉命。何免之為。非所謂。請從君惠於會。欲得

見遺不宣子患之。患遺季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謂叔向能

否對曰不能。答言我。鮒也能。我弟羊舌鮒則。乃使叔魚。鮒字叔

魚見季孫。鮒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白歸於

魯君。而出奔于魯。國蓋襄公三十一。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汝

賜不至於今。豈復更。雖獲歸骨於晉。我今雖得以骸。猶子則肉

之。亦由季氏之賜。得以。敢不盡情。豈敢不以情。歸子而不歸。晉

歸汝而汝鮒也。聞諸吏。今我竊聞。將為子除館於西河。音將為

館舍西便近河。言將囚。其若之何。如此則何。且位。叔魚且泣。以

汝于遠地也。為去聲。其若之何。如此則何。且位。叔魚且泣。以

魚多詐無情實。故能為之。平子懼。信其言。先歸。遂先。惠伯待禮

泣所以叔向曰鮒也能。平子懼。信其言。先歸。遂先。惠伯待禮

孟椒獨待。見遣之禮。

癸酉十四年。楚平王。昭公十四年。

南蒯奔齊。昭公十四年。

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

叛南蒯劫南蒯。劫而。曰羣臣不忘其君。言我諸臣不。畏子以及今。

自汝叛季氏後。畏。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

汝之威以至於今。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

費人不忍其君。我費邑人不。將不能畏子矣。將不復畏汝。子何

所不逞欲。言汝何往而。請送子。請送汝。請期五日。南蒯請以五

他遂奔齊。五日無變。侍飲酒於景公。齊景公飲。公曰叛夫。呼為

以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我非叛。蓋欲去。子韓皙曰。韓皙其

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蒯為大夫家。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犯分

臣而欲強公室。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犯分。廖薰甫

吳有功焉費無極恐其有欲去之欲逐朝吳。乃謂之曰。無極

寵故害之。○費扶味反。故處子於蔡所以居子亦長矣。長矣。○年亦

云王唯信子信於故故處子於蔡所以居子亦長矣。長矣。○年亦

展兩而在下位而人之下。辱。可恥。必求之。居上位。吾助子請。當

助女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無極。又與蔡人。王唯信。吳。於朝。吳。

故處於蔡所以處朝。二三子莫之如也。吳之有龍也。而在其上

而其位居不亦難乎。其難。以必及於難。必為朝。吳。所。蔡人逐朝

朝吳之上不亦難乎。其難。以必及於難。必為朝。吳。所。蔡人逐朝

吳奔鄭。王怒。費無極。曰。余唯信。吳。信。于朝。吳。敢實諸蔡。所以

吳下且微吳。吾不及此。吳。何。以。得。國。女。何。故。去。之。蔡。人。逐。去。之。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欲善朝。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

豫知朝吳之為人其吳在蔡若留朝。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

權謀有異于眾人也吳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

能使蔡人速去吳我所以所以剪其翼也。所以剪其翼也。

張伺初云費無忌患失。鄙夫以計去朝。吳。且巧言于君前也。免其罪心亦狡矣。

甲戌十五年

荀吳不納叛人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之鼓。邑。鼓人。或請

以城叛鼓邑之人。或請以。穆子弗許。其青左右曰。師徒不勤。我

兵卒無而可以獲城。邑之。城。何故不為。不許也。穆子曰。吾聞之

所勤勞言我所聞諸叔向。好惡不愆。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

叔向曰有云。向音享。好惡不愆。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

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事無不濟。是以事無不成也。所。或

以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晉。吾所甚惡也。此等。人也。人以城

來今人以城。吾獨何好焉。而好之。賞所甚惡。受叛小而賞之。是

若所好何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而不與之。賞。是失信也。失信

若所好何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而不與之。賞。是失信也。失信

若所好何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而不與之。賞。是失信也。失信

也。何人何以庇民。民無信不立。何以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否。

則退。吾力不足。量力而行。而行之可也。吾不可以欲城而邇。

奸。我豈可貪得一城。所喪滋多。所得者益多也。喪去聲。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穆子使鼓人殺其請以成叛者。圍鼓三月。

圍其城。鼓人或請降。鼓邑之人或有乞使其民見。欲觀其民曰。

猶有食色。穆子言其民猶有姑修而城。且往修治。汝軍吏曰。

言云。獲城而弗取。而不敢以城降。勤民而頓兵。疲頓吾兵。何以。

事君。如此。何以。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言此。正我。所獲一邑而教。

民意。徒得一邑而教。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為反邑以賈怠。與其。

邑而賈人。以怠惰。不如完舊。孰若令其民姑賈怠。無卒。賈人怠。

也。棄舊不祥。則不吉也。鼓人能事其君。守城是鼓人能事鮮虞。

此重四字

之我亦能事吾君。我教民不忘。是我率義不爽。循義而行。好惡。

不怨。無所怨。過城可得。而民知義所。鼓城吾必可得。而有死命。

而無二心。盡忠以死。君命不亦可乎。如此。何不鼓人告食。竭力。

盡具。後鼓人告云。吾食而後取之。其城克鼓。而反鼓。而歸不戮。

一人

孫月峯云。苟吳不納鼓人之降。迨其後。又潛軍襲鼓。滅之。而猶云。率義不爽。好惡不怨。其誰信之。

周景王詰晉不獻舞。昭公十五年。

言荀躒如周葬穆后。荀躒荀盈之子。父伯也。是歲。景王穆后籍。

談為介。籍談為副。使既葬除喪。後除服。而以文伯宴。待荀躒。樽以魯壺。

人所用。魯王曰。伯氏。晉同姓。國故。王稱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言。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貢獻何也。文伯揖籍談。答揖籍談。

三傳句解卷之五。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詰晉不獻舞。

而對曰答云諸侯之封也言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受明德分

以鎮撫其社稷以鎮撫其國故能薦彝器於王所以能獻彝器於天子

晉居深山晉國在河北戎狄之與鄰國與戎狄之鄰比而遠於王室王於

國為甚遠遠去聲王靈不及天子之寵及拜戎不暇謝戎師且不得暇何

以獻器何暇以王曰叔氏稱其介為叔氏而忘諸乎言汝

之叔父唐叔晉始封之成王之母弟也與成王為其反無分乎

安得反無分器密須之鼓與其大路密須姑姓國文所以大

蒐也文王伐密須國得其闕鞶之甲闕鞶國所武所以克商也

武王用以伐唐叔受之與甲以為分器以處參虛居參宿之虛

實沈之次也參其後襄之二路具後襄王賜晉鉞鉞桓桓

也鉞鉞之大者桓桓參其後襄之二路文以大路戎路鉞鉞桓桓

為酒也鉞音賦鉞音賦音巨音暢彤弓虎賁赤色之

賁之文公受之信公二十八年晉文以有南陽之田南陽之田

賜撫征東夏遂霸東方諸侯服非分而何此諸侯非天子所

夫有勳而不廢夫有功勳而有績而載書之於策奉之以田土

有南陽之田陽田撫之以彝器之鉞鉞之明之以文章旌旗

子孫不忘為後世子孫不忘所謂福也所謂保其福祚之不登

叔父叔父稱晉侯也言設使馬在此福祚更在誰且昔而高祖

孫伯孫伯繫晉伯繫為晉正卿乃汝司晉之典籍實主晉國之

以為大政治晉國故曰籍氏官為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

周人也其二子適晉晉於是乎有董史為氏董狐即其後也女

司典之後也世孫也何故忘之何為而忘籍談

不能對屈於王賓出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言籍談數典而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周景王詰

叔向謂
王居喪
不宜求
舞器及
宴賓

喪

忘其祖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自周歸以告叔向以王之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不壽終吾聞之聞有云所樂必卒焉必卒焉

樂音洛今王樂憂今王居喪而樂若卒以憂憂而卒不可謂終不可謂終

終其天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一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

之喪通謂之於是乎以喪賓宴賓以弔喪之又求舞器又求舞器

樂憂甚矣居喪而宴其以目非禮也目非禮也非禮也非禮也舞器之來有舞

器來獻嘉功之由作舞器以獻其功非由喪也非由喪也三年

之喪天下之雖貴遂服雖貴為天子禮也占禮王雖弗遂雖不

能遂竟宴樂以早宜宴樂太早亦非禮也禮也禮也無大經矣是無大

也禮者天子之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器又無大經矣經紀矣

言以考典言語所以典以志經典法所以忘經而多言舉與無

大經而多言將焉用之將焉用之將焉用此多言為

舉先王分器之典按諸侯同姓以時獻舞常之器用於天子以鎮撫王室如魯

人獻壺樽之類但王居三年之喪又不當問及舞器也宴樂

乙亥十六年元王僚

子產不恥孔張失禮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晉使韓宣鄭伯享之鄭定公以子產戒曰苟有

位於朝無有不其恪子產成百官云言苟有位干朝廷之上者

孔張後至孔張鄭之大夫當從君于廟門外揖客而立于客間

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張誤立于客間者蓋賓入未執政禦之鄭

升階時立于西方張又移立又禦之執政又適縣閒張又益趨

鐘聲樂肆之客從而笑之笑其不知事畢既畢富子諫曰鄭大

閒縣音玄客從而笑之所立之位事畢既畢富子諫曰鄭大

夫諫夫大國之人宣謂韓不可不慎也待之不可幾為之笑而不

陵我數被其笑則必陵侮我皆有禮無失禮夫猶鄙我彼大國

鄙賤我國而無禮或失禮何以求榮辱也孔張失位後至而

不知吾子之恥也汝為執政豈子產怒責已曰發命之不衷

謂發言命而不得出令之不信出政令而刑之頗類其用刑也

其言頗類獄之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會朝之不敬會朝于大

政頗平聲獄之放紛為惡以致紛亂之會朝之不敬國而無禮

使命之不聽遣使于大國而不肯取陵於大國自取大國罷

民而無防勞民以戰而無罪及而弗知罪及而弗知罪及于身僑之恥也此

數者乃是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兄孔鄭襄公之執政之

嗣也子孔嘗執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命先是以出使周於

諸侯周行于諸國人所尊內為國人所尊敬諸侯所知外為諸侯立於

朝而祀於家退則祀于家廟有祿於國受國家之祿邑有賦於軍卿賦

百喪祭有職禮皆有職掌受賑歸賑賑于公已祭則歸賑于公

忍反子其祭在廟其助祭于已有著位已有求在位數世自祖

來數世居保守其業其職業而忘其所立之位僑焉得恥

之我安得代子甯以他規我波甯可以他

邱魯山云執政之于羣餘猶大將之下偏裨也偏裨失伍

宣子有環韓起有一在鄭商鄭商人亦有一環蓋同工其環

宣子謁諸鄭伯請于鄭定公以子產弗與不肯奪商曰非官府

之守器也言此是商人私物○守寡君不知得預知焉子犬

叔子羽謂子產曰子產不取韓子亦無幾求言宣子所求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十六年

上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方強未可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晉國
也韓子執政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若偶有讒慝之人以盟主
也不可薄之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而助之而輔助之以興其凶怒以起晉人凶悔之何及之後雖悔
也吾子何愛於一環一環所值幾何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徒以
而取怒盡求而與之人而不求於商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言我非偷晉將終事之久事晉是以弗與故而弗忠信故也
國而有二心也將終事之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為難○難去聲下同立而無
令名之患之立於此二句言韓子也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
字小之難我聞為國家者事大無禮以定其位之患無禮以定
國之大患此二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命合於小國而皆
句言鄭國也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獲其求設使有所將何以給之何以供之一其否而與之後

有所求而不能給○其音供為罪滋大則得罪于大大國之求大國求無禮
以斥之非禮而何賢之有我雖與之彼愈無吾且為鄙邑則國
乃為晉國邊鄙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位矣○此若韓子
之邑不復成國則失位矣奉命以使若夫韓起奉君命而求玉焉而私求玉貪淫甚矣其
貪淫莫獨非罪乎獨可謂無罪乎○此一節出一玉以起二罪
也貪淫韓子之罪吾又失位定其位韓子成貪韓子喪將焉用
之將安用獻玉為且吾以玉賈罪且我出一玉以賈二罪不亦
銳乎銳細小也言以細小韓子賈諸賈人韓子求玉不得既成
賈矣議價已定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以威逼商人必以
告君大夫而下文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玉環言近曰我
王執政弗義執政稱子產也弗義弗敢復也○復扶又反今
左傳句解卷五陽公子產重家

賈諸商人今就商商人曰必以聞商人答言必以敢以為請敢
請倫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言鄭本在西
以幣賄東遷并庸次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以艾殺此地除
治此地之荒斬之蓬蒿藂藿斬其惡草而共處之與商人世
有盟誓世世與以相信也約信也曰誓盟之爾無我叛汝商人
我無強賈汝商人得強市毋或句奪我毋得知乞爾有利市寶
賄汝商人以逐利于市皆我勿與知我鄭不得其事恃此質誓恃此質信
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與保全至于今日今吾子以好來辱辱以
和好之事來聘于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而使我鄭國強是敝
邑背盟誓也則是我鄭國背棄盟毋乃不可乎盟誓其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汝雖得一玉環而必不為也汝必不肯若大國

令而共無藝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為
亦弗為也為我亦不肯僑若獻玉若必使我不知所成則鄭與晉
好敢私布之敢私以此語韓子辭玉辭玉曰起不敏自責敢求
玉以徼二罪鄭國之二罪鄭六卿鄭六卿
餞宣子于郊六卿子儀子產子太叔子游宣子私覲子產以玉
與馬宣子私見子產曰子命起舍夫玉言汝命我是賜我玉而
免吾死也是乃賜我以玉而敢不藉手以拜敢不以玉藉
鍾伯敬云子產見韓子求環故欲壓止其貪其云與商人盟
者只重毋或句奪一語耳要知非真失君與商人盟特假此
以諷宣子使之知止也及宣子知罪而子產之意益明矣古
列國大夫相子勸善如此

鄭子論官

昭公十七年

歷正分
至啟開
各有德
官

左傳句解卷五
郊子來朝。郊國之君來朝。公與之宴。昭公以宴。昭子問焉。叔孫
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以鳥名其百官。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何故
也。因問何事。郊子曰。吾祖也。吾國之祖也。我知之。豈不知之。昔
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軒轅氏乃姬姓之祖也。故為雲師而
名。以雲為名。號炎帝氏以火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故為火
師而火名。以火為名。其工氏以水紀。其工以諸侯伯有九州。故以
水師而水名。以水為名。大皞氏以龍紀。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
故為龍師而龍名。以龍為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昔我高祖少皞
天子時。鳳鳥適至。鳳祥禽也。雄曰鳳。雌曰凰。故紀於鳥。以鳥為
摯音至。鳳鳥適至。鳳其時適有鳳鳥之瑞。故紀於鳥。以鳥為
鳥師而鳥名。以鳥為名。號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
鳥氏司分者也。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伯趙氏司至者也。趙伯

五官亦
有所自

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鸛鵒也。以立春
止。故以名。司至之官。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鸛鵒也。以立秋來立
陽氣開。物故曰啟。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鸛鵒也。以立秋來立
秋。立冬陽氣閉。物故曰閉。此四官皆歷王之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
鳴鳩氏司馬也。司馬主法。制之官。有別故以名。司馬主教民之官。
以名。司空平水土之官。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其性猛鷙。
官。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鶡鳩也。春來冬去。故以名。司寇主刑獄。
也。言上五鳩氏。五雉為五工正。南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西方曰鶡。雉
皆以聚民為牛。五雉為五工正。南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西方曰鶡。雉
之南曰鶡。雉以五雉名。五工正之官。五工未詳。或曰鶡。雉改木
之工也。鶡雉博填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鶡雉改皮之工也。
翟雉搜色。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以利使民之器。用正反尺。
之度。斗斛之量。以平均。九扈為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夏扈
黃棘。扈。竊丹。行扈。喙。喙。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鷦鷯。冬扈。鷽
以九扈名。九農正之官。九農未詳。或曰主九谷之農也。扈民無

五雉九
扈

淫者也止民使不淫放也○履音戶自顓頊以來顓頊氏繼少皞

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乃近紀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以民事名則不能故也則以不能致遠瑞故也仲尼聞之孔子是年二

鄉子見於鄉子而學之乃往見鄉子既而告人曰孔子既學而

問之吾之所天子去官天子之官學在四夷魯之知禮者反不

夷而猶信吾乃今信之李廷機云此篇先敘五官次敘五鳩次

五雉又次九厘并井有條敘對詳悉

子產弗信神龜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星也大辰房心之宿即大火

西漢今孛星出辰西光申須曰申須魯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彗有帚之象有義天事恒象天道恒以今除於火今大火之星向

是除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必布諸侯其有火災乎以此

候必有鄭神龜言於子產曰神龜鄭大夫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宋大辰之虛陳大碑之虛鄭視融之虛皆火房也衛若我甲

子產不與非禍次年五月周之五月火始昏見大

災子產始昏丙子風其月丙子梓慎曰梓慎魯是謂融風東北日

見於南方丙子風日而風作梓慎曰大夫

火之始也融風屬木木生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戊寅風甚

過二日而王午大甚又五日而宋衛陳鄭皆火言自丙子至王

風作愈甚王午大甚風作大甚言所不從吾言以鄭又將火鄭國更

日也神龜曰不用吾言權梓玉瓚火汝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信神龜子產不可終不用子大叔曰賈以保民也

之有寶器乃所以保若有火若更有國幾亡則鄭國近於亡可

吾之民也大音太若有火火災國幾亡則鄭國近於亡可

子太叔亦惑其言

以救亡用寶器而可子何愛焉汝何愛寶而子產曰天道遠

道遠而人道邇人道近非所及也遠者非人所及何以知之何以逆知

寵焉知天道龍亦人耳安能逆知是亦多言矣此不過多言耳豈不或

信多言者豈遂不與器與之亦不復火神龍之說亦不再

按子產不用鐘聲王贊而留之以卹民災

丁丑十八年

子產對晉襲登陴 昭公十八年

火之作也作火初子產受兵登陴子產受兵使登城以子太叔曰

晉無乃討乎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于鄭子產辭不接見子產

曰吾聞之言我之所小國忘守則危小國而忘守則危況有

災乎何况當火國之不可小國雖小而不可犯者有備故也以其能修

晉之邊吏讓鄭果守邊之吏曰鄭國有災言鄭國之晉君大夫

不敢甯居晉之君曰小筮走為鄭卜筮何故有災之不愛牲

玉犧牲珪玉鄭之有災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乃吾晉君今執事

惴然授兵登陴然有動忿之貌將以誰罪責誰之

也罪邊人恐懼守邊之人恐不敢不告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

之言所言若如汝敝邑之災我鄭之災君之憂也乃晉君敝邑失

政鄭國以政天降之災故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又恐讒

乘閒隙以逆以啟貪人利者之心薦為敝邑不利國之害鄭以重

君之憂君之憂幸而不亡幸而不亡人之所滅亡猶可說也猶可得

之意解不幸而亡亡其國君雖憂之以爲憂亦無及也亦何

哉鄭有他竟我鄭國雖與他國望走在晉所瞻望奔走而歸也既

事晉矣。既已堅其敢有二心。其敢更有

孫月峯云：火災援兵自是正策。然晉人亦不得不問。

戊寅十九年

子產對晉問驪乞立故 昭公十九年

鄭驪偃卒。游死。子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驪偃娶晉大夫之女生絲。名絲。子弱。驪

尚幼。弱其父兄立子瑕。其子而止。其弟子產憎其爲人也。素惡

子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弟弗許。不違禮。亦弗止。而正之。驪氏

聳。恐晉人他日絲以告其舅。于晉舅氏之家。晉人使以幣如

鄭。以其舅氏使人問驪乞之立故。何以得立。驪氏懼。來討。驪氏欲

逃。欲走。子產弗遣。其去請龜以卜。驪乞請守龜。亦弗予。龜○予

與大夫謀對。諸大夫謀。子產不待人之謀。而對客曰：晉使鄭國

不天。不爲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折曰：天求名曰昏。此言

諸臣相繼而死。○札側八。今又喪我先大夫偃。死○驪偃又繼而

反。瘥才何反。天必表反。其子幼弱。其子緣年。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驪氏諸父兄恐其

隊音。私族於謀。不謀于朝。而而立長親。驪乞年長。寡君與其二

三老曰：我鄭君與其抑天實糾亂是。抑亦天意。吾何知焉。我

家安得而諺曰：有云無過亂門。禍亂之家莫過其門。民有亂兵

預知焉。猶憚過之。敢過其門。而况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

寇兵之亂。其敢與。今大夫將問其故。今晉大夫將問。抑寡君實不敢知。我

君尚不敢。其誰實知之。得而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

晉君會合諸。日無或失職。其舊井喪厥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侯而尋舊盟。即世者。凡有死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夫皆得專而制之。

子產對晉

是晉之縣鄙也則是鄭國乃晉何國之為足職其矣豈辭客幣

而報其使使報之○使去聲晉人舍之子產有辭故晉

何孟春云子產雖不欲立子瑕亦不因晉人之問而改立

子絲委曲其辭蓋不欲歸權于晉人亦不欲取怨于子絲

沈尹戌論楚必敗昭公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先是吳城州來以為沈尹戌曰諸梁之父也○戌

恤楚人必敗言必為吳所敗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朕請伐之請伐吳

王曰吾未撫吾民平王以為未撫人今亦如之民亦猶前日也

而城州來以挑吳遠城州來以挑敵能無敗乎安得而侍者曰

戊之卒王施舍不倦言平王施恩息民五年亂未息今年用民

城州來其間息可謂撫之矣其民也戊曰吾聞撫民者聞善於

撫民者如節用於內其用度而樹德於外其德化民樂其

性民人安樂而無寇盜今宮室無量今王營造宮

非節民人日駭以驚駭勞罷死轉而轉徙○罷音皮忘寢與

食夜忘其寢晝忘其非撫民也豈所哉

陳木叔云撫民數句有合于孔子節用愛人之旨

已卯二十年是歲蔡侯廬卒子朱立

無極不忍殺太子昭公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去年楚使太

至是無極言太子與其師伍奢將自以為猶宋鄭也鄭自比于宋

齊晉又交輔之二國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國之害其事集矣其為謀

王信之平王不悟其問伍奢以其事問之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答言吾君納子建之何信於讒又何讒言王執伍奢直而執

妻此一過已多矣

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亦在楚平王使往城父就彼而殺之未至

而使遣之奮揚未至城父先使人報太子遣之使行太子建奔宋棄城父而王召奮

揚將召而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逃死也王曰言出於余口

謂殺太子之人於爾耳惟汝獨聞我言誰告遣也遣之使去也對曰臣

告之言我實使之君王命臣曰命臣有云王建如事余言汝事太

我臣不佞臣雖不能苟貳而有二心奉初以還奉王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命不忍聞後來故遣之所以遣之使去既而悔之已遣而亦無

及已雖悔不王曰而敢來何也又問我召汝汝對曰使而失命

答言我為使而違棄君召而是再奸也是再犯君命

逃無所入誰肯容我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應對

孫月峯云無極既勸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小人之禍人國其慘如此真可畏也

伍尚勉弟報仇 昭公二十年

無極曰奢之子材無極又言伍奢若在吳必憂楚國必

之憂楚蓋以免其父召之罪以召之彼仁必來有愛父心不然不將

為患國害王使召之其二人召曰來吾免而父我免汝榮君尚謂

其弟員尚伍奢長子為棠邑大夫員棠君尚之弟曰爾適吳出使子得我將歸死則

自歸楚大夫員棠君尚之弟曰爾適吳出使子得我將歸死則

以受死吾知不逮我之智謀不及我能死我能與爾能報汝能

報聞免父之命楚以我不可以莫之奔也我不往親戚為戮無

罪而不可以莫之報也汝不可奔死免父孝也我奔死以免度

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而奔不失擇任而往知也汝擇任報

往不失知死不辟勇也我知必死而不避患以苟父不可棄可

為智名不可廢以廢大名爾其勉之以圖報仇相從為愈比

棄其

相從俱死伍尙歸於是棠君奢聞員不來伍奢聞其曰楚君大

夫其盱食乎之君臣不得早食也○盱古旦反楚人皆殺之殺并

伍奢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勸吳王僚以公子光曰

光是宗為戮言子胥之父兄而欲反其讎欲使吳伐楚不可

從也其請也員曰彼將有他志言闔廬將有余姑為之求士且

為闔廬求勇而鄙以待之而退居邊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

之以見闔廬○見音規而耕於鄙而自耕於邊邑焉為

下見宗魯同鱄音專而耕於鄙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林去仇曰伍尙所以處父子兄弟之間料前後制服之策一

耳噫嚅人貽害可不永戒哉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昭公二十年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齊豹衛司寇也公孟衛靈公之兄孟為

驂乘焉公孟使宗將作亂而欲為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言公孟之子所知也乃汝之勿與乘今汝勿為公

殺公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孟言我之事公子假吾名焉汝又以

重故不吾遠也而使為驂乘也雖其不善雖其所吾亦知之

吾豈抑以利故不能去然以懷利之故是吾過也此則我今聞

難而逃今聞公孟有難始是僭子也是使汝失信子行事乎汝

欲殺吾將死之我將為公以周事子意事汝也齊氏用戈擊公

孟齊豹伏兵候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欲代公斷肱斷宗

孟之肩公孟肩皆殺之公孟宗公聞亂靈公聞其如死鳥走往

之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青頃公之孫也齊聞衛亂聞有齊

遂從諸死鳥走適靈公之所請將事聘禮辭曰靈公亡人不佞外自稱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失守衛國越在草莽。而播越於吾子無所

辱君命汝毋以此將事賓曰賓謂公寡君命下臣於朝言我齊君命我

臣不敢貳我不敢違貳主人曰

主
公
也
君
若
惠
顧
先
君
之
好
言
汝
齊
君
惠
然
履
我
先
照
臨
敝
邑

鎮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則有宗祧在焉猶有宗廟祔廟在焉當行禮于彼也

○主辭不受

曰亡人之憂言我此也不可以及莊子憂患累汝草葬之中

莽之中不足以及辱從者○從去聲○敢辭○夜戒○賓曰寡

君之下臣卑下之小臣君之牧圉也牧牛圉馬之役者不獲扞

外役之役○扞戶旱反
是不有寡君也有我寡君也
臣懼

不
免
於
戾
于
罪
戾
請
以
陳
列
赦
除
死
罪
并
宮
氏
之
宰
什
齊

北宮喜不與齊豹同謀滅之滅齊公入靈公琴張聞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名將往弔之欲弔仲尼曰齊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

止齊豹是齊豹而孟縶之賊不能脫公孟于難是又何弔焉汝

爲而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齊豹行事不爲利

疾於回以和故不能去是病其不以回待人公孟是以同邪待

也。不蓋不義。紂身以周事紂是不犯非禮。孟以二心事公

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此言何忍出于口乎已不能止又不能告而徒以一死塞責可益于事也

子所以憎其爲人而不吏琴張弔也

晏嬰譏訖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齊天下疥當爲疥小瘡金匱要略卷之六
大瘡也景公初患小瘡後月而大

齊侯疥也○疥音皆 遂疔乃變爲大瘡○疔失廉反期而不
麥周一期而不者矣之賁司疾者之三諸侯遣人問疾公云象

癰瘰○期音基詩傳之賓問病者多在者久留于齊梁丘據

欽定八
欲嫁禍
于祝史

與裔欵言於公二子皆景公嬖大夫曰吾事鬼神豐二子言我齊之祭祀為禮厚於先君有加矣比之先君今君疾病今吾君疾為諸侯憂以諸侯是祝史之罪也是齊之太祝太史不能盡諸侯不知我事之憂其謂我不敬將謂我君不君蓋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祝名固太史名囂言吾君何不誅此祝史公說景公悅其言告晏子二以之辭謝於諸侯問疾之賓云耳晏子曰曰宋之盟宋事在襄公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楚今尹屈建問晉趙武云士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夫子稱上會也言其處家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出言于真情而無私曲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祭祀于神也祝史之其家事無猜事其家無可猜疑之其祝史不祈故祝史無建以語康王建以斯言告楚康王曰神人無怨陳信不愧故神無怨宜夫子王○語去聲

先說有
德之君
足以感
格鬼神

又說淫
君一臣

之光輔五君宜士會光輔平文以為諸侯主也使五君為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言二子謂我能盡事鬼神之道故欲誅於祝史祝史而子稱是語何故今汝舉斯言以對曰若有德之君若欲誅之外內不廢外為家舉無廢事上下無怨為民舉無怨心動無違事凡其舉動無其祝史薦信誠實以告鬼神無愧心矣所言皆實是以鬼神用饗欲其祭祀國受其福國受其福鬼神受其福祝史與焉祝史亦與受其所以蕃祉老壽者其所以膺蕃福而饗為信君使也神降之福也○為去聲其言忠信於鬼神其言忠信於鬼神皆忠信之言也其適遇淫君若適然遇人外內頗邪頗邪事○頗上下怨疾臣民有怨謗動作辟違違于理○辟音僻而從欲厭私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池觀之所撞鐘舞

語語在
景公身
上

揭出齊
政之非
其可悲
耶

女○以極聲色之奉
○斬刈民力。盡民之力輸掠其聚。竭民之積以
成其違。其違失不恤後人。孫不為子。暴虐淫從。暴虐于民。肆行無
度。恣行非無所還忌。無復顧忌之意。不思謗譴。不思民不憚鬼神。神不
日。神怒民痛。鬼神責怒。無懷於心。○無所改悔于心。其祝史薦信
如其言。而祝史是言罪也。言其罪也。其蓋失數美。具掩蓋愆失而
上。是矯誣也。是矯誣也。進退無辭。罪無所措。其辭則虛以求
媚。求媚于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祭所以鬼神不飲其
祝史與焉。受其禍焉。所以天昏孤疾者。孤疾而多病者。○天上
聲為暴君使也。使其為淫暴之君所。其言僭嫚於鬼神。告于鬼
神者皆僭。公曰。然則若之何。則如之何哉。對曰。不可為也。言
非誅祝史。山林之木。今山林有。衡鹿守之。官以守之。澤之萑蒲。
所能治也。

澤有萑蒲之舟。絞守之。置舟絞之。官以絞之。絞音交。絞之薪蒸。數有新蒸之
水。希曰。藪。○虞侯守之。官以虞侯之。海之鹽蜃。○蜃市軫反。利
藪素曰。反。望守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縣鄙之人。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入從國。偏介之關。以別于內外也。○偏音逼。暴
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其私物也。承嗣大夫。繼位為大夫者。彊易其
賄。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其私物也。○彊上聲。布常無藝。布其等常之徵歛。
無度。無程。度。○歛去聲。宮室日更。宮室之創。淫樂不違。淫樂之事。不肯
違志。○內寵之妾。愛之內寵。肆奪於市。肆奪。外寵之臣。愛之外寵。
僭令於鄙。僭命令於邊鄙。私欲養求。此養寵之臣。妄私有所。不給則應
民不供給。則民人苦病。民人困苦。夫婦皆詛。其夫匹婦無不詛。
應之以罪。反祝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得。詛亦有損。則彼
左傳句解。卷五。昭公。沈氏校。

皆謂其君亦能聊攝以東。聊攝二城以東。姑尤以西。姑尤二水有損而召禍也。聊攝以東。齊國界內之西界也。姑尤以西。齊國界也。其為人也多矣。民亦已多矣。雖其善祝。雖使祝史。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於祝史而誅之。修德而後可。必先反身修德。無有公說。悅晏子之言。使有司寬政。乃其政令毀關去禁。毀偏介之關。去內薄歛。已責輕其賦歛。楊霍林曰。魯僖公而焚巫。齊景公而誅祝史。皆虐而愚者也。晏子之言。真萬世所神。微福之規。乎齊景公聞言而更改。亦善補過之賢君也。

壬午二十三年。周敬王元年是歲。蔡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沈尹戌料子常。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城郢。郢楚所都也。襄公十庚必城郢。楚既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復增修其城。求以自固也。○郢以井反。

言子常為政。苟不能衛。有國不城無益也。增築其城。必喪失郢都。苟不能衛。有國不城無益也。何益之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古者天子德及遠。天子卑。而政損。守在諸侯。猶諸侯以諸侯守。在四鄰。古者諸侯親仁善鄰。故諸侯卑。諸侯德為之守。諸侯守在四鄰。古者諸侯親仁善鄰。故諸侯卑。諸侯德結四鄰之民。狎其野。故民皆安習。于三務成功。三時之務。成功國以為援。民狎其野。故民皆安習。于三務成功。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為之民者。內而無外懼。國焉用城。內安用治。城以為之固。今吳是懼。今楚政已卑。所而城於郢。既不能結哉。焉於虔反。今吳是懼。今楚政已卑。所而城於郢。既不能結能謹四境。徒欲修守已小矣。甚哉狹小矣。卑之不獲。尚不得為卑。能無亡乎。安得不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伯塹其公宮。以為守。因詐言某寇。民棄其上。民棄其君。不亡何待。無民則國夫將至。民懼而潰。亂民棄其上。民棄其君。不亡何待。無民則國夫正其疆場。正其四境之疆。修其土田。治其三時。險其走集。邊境

之營親其民人內則親撫其民人使之相親相愛相助相扶持明其伍候使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鄰國外則結信慎其官守謹固百官之職守守其交禮守其交際

如守不僭不貪不僭則守其誠信不貪則其廉耻以待不虞不懦不耆不懦則不受人之侮

乃亂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以待意外不虞又何以畏

矣如此則又何詩曰詩大雅無念爾祖無念念也猶言豈修

厥德述也義取述無亦監平若敖蚡冒蚡冒楚之先祖至於

武文至於楚武王楚文王此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今上士不

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也慎其四竟四君能謹固猶

不城郢何嘗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今楚之地方而郢是

城棄其四境而規規然治不亦難平言守防若此亦難平以為

徐九一云楚見吳滅州來漸偏于楚故欲城郢以自固不知

獨其後勸殺無極乃為得策惜其說差晚終無補于入郢也

鸛鵒之謠 昭公二十五年

有鸛鵒來巢鸛鵒北方之鳥穴居而不巢師已曰魯大夫○異

哉言可吾聞文武之世武王世童謠有之曰有童謠子歌謠

之羽鸛鵒也鸛之鵒之鸛鵒二字分言公出辱之言昭公辱鸛鵒

之羽鸛鵒也公在外野昭公出奔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鸛鵒

跖跖鸛鵒之跳行也公在乾侯昭公在晉乾侯徵褰與襦徵求

從者之衣履也言平子歲歸鸛鵒之巢也言高居貌遠哉遙遙

昭公出奔所居禍父喪勞昭公名也死於外故曰宋父以驕

宋定公名也立遠鸛鵒傷嘆之意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

謠有是昔童謠如此今鸛鵒來巢應此童謠之驗其將及乎君

左傳句解 卷五 昭公 子西衛國

其將及
干禍平

按是歲秋公伐季氏三家合攻公公孫于齊居鄆凡四年又
如晉居乾侯凡三年季孫意如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
歸之公薨于乾侯公子宋即位
是為定公一如童謠

乙酉二十六年
宋景公

子西辭國
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常囊瓦也子西曰大王弱

太子王即昭王其母非適也
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適
王子年幼小○大音泰其母非適也

建實聘之
而平王奪之也子西長而好善
○長上聲下同又好善

聲立長則順
於理為順建善則治
治○治去聲可不務平而

且治可不以子西怒
怒子常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廢嫡立庶此為先務

之法又言平王奪子建
國有外援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之妻是彰君王之惡也

不可瀆王有適嗣
太子王夫人所不可亂也
庶之分敗親速讎

將來討是速仇也
秦亂嗣不祥
以庶長亂嫡嗣神怨人怒我受

其名
使我實受賂吾以天下
下而賂我吾滋不從也
我益不從

楚國何為
況以楚國與我必殺令尹
言必討令尹之罪而殺之
令尹懼令尹

西以義乃立昭王
乃立太子王
是為昭王

邱瓊山云子西辭楚亦是大節但納適致禍乃成大愚不然
則延陵子臧之賢豈足多哉○徐九一云史稱子西之賢能

遜楚國立昭王不知子西才不足以君國而智
又短焉所以雖卵翼自公勝而終見殺于朝也

王子朝告諸侯
昭公二十六年

晉師克鞏
鞏子朝邑知躒
召伯盈逐王子朝
伯盈王子朝之黨

之而迎敬王
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奉成周之舊典
玉人

于成周
成周今洛陽敬王入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自楚使人告
曰昔武王

明先王
安享皆
賴諸侯
之力

後見歷
興歷歷
之爽

克殷言昔我周武王成王靖四方成王繼之康王息民康王繼
民並建母弟此三王者皆封建同以蕃屏周屏蔽○藩音煩
亦曰其意吾無專饗文武之功吾三王所以封母弟者一則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一則恐後世之子孫昏迷失
弱于患難則振救之苟有患難則兄弟之至于夷王夷王厲
愆于厥身愆惡疾也夷王身有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諸侯莫不徧走禱
以祈王身疾以祈王至于厲王厲王夷王父王心戾虐厲王之心萬
民弗忍萬民不忍害王居王于鈺鈺地名周人流厲王諸侯釋位周召
去其所以問王政問猶與也周召二公與治厲王宣王有志宣
厲王之位厲王之位也宣王之亂宣王尚幼召公虎取而而後效官效授也
長之家厲王死宣王長而有志堪為人君天不弔周王昏不若若順
其官政于王宣王之子至于幽王宣王之子天不弔周天不弔周王昏不若若順

王昏亂不用愆厥位以失攜王奸命攜王幽王之少子伯服
王幸衰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諸侯替之申伯服命也申伯服命也
王諸侯因而建王立太子宜白以用遷邠邠邠洛邑也成
共發伯服而居焉邠邠洛邑也成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兄弟之國能用
邠音夾邠音辱邠音辱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兄弟之國能用
力于下至於惠王平王之世天不靖周天不靖周生頹禍心頹禍心
包藏禍心莊公十也施于叔帶叔帶襄王之弟也僖公二惠襄
辟難惠王避子頹之難襄王避叔帶之難越去王都惠王適鄭
鄭汜則有晉鄭晉文殺叔帶咸黜不端皆為王室去以綏定王
家王室之事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兄弟之國能用
循先王之命在定王六年定王襄王之孫定王秦人降妖秦人降妖
草木之怪皆謂之妖秦人曰周其有頡王頡口上鬚也言周當
有降妖言者如下文所云左傳句解卷五昭公王子朝告

左傳句解

昭公

鎮音 亦克能修其職。此頌王者能修天子之職 諸侯服享。諸侯服從而一 二世
 共職。二世之久諸侯皆供職貢也 王室其有間王位。一世之後
 間奪王位者此本指子朝而言今諸侯不圖 諸侯不圖。諸侯不謀 而受其
 子朝反以爲王猛也。○間去聲。亂災秦人妖言止此受其亂災本指 至于靈王。靈王生 生而有
 亂災。楚而子朝反以爲晉也 無惡於諸侯。無所取怨 靈王
 頤。其初生時 王甚神聖。靈王之德 今王室亂。今者王 單旗。自單
 景王。景王乃 克終其世。能終其世 劉狄。劉狄文 剝亂天下。立少君以剝喪 壹行不若。專一行不謂
 先王何常之有。謂先王無 唯余心所命。唯我心之所 其誰敢請
 之。誰敢有陳請 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帥羣眾 以行亂于王室
 以行亂作。侵欲無厭 侵漁網欲無有。規覓貪求 貫瀆。貫瀆
 禍于王室。慢棄刑法 慢棄刑法。侮慢廢棄先 倍奸齊盟。倍
 鬼神。慣習瀆慢鬼神之 慢棄刑法。王之刑法 倍奸齊盟。倍

齊之盟誓。傲狠威儀。傲情狠戾以爲一身。矯誣先王。矯許誣
○奸音下。先王之命。晉爲不道。晉之君臣。是攝是贊。輔立王子句而攝持之。
成。思肆其罔極。心之所思欲縱肆其。茲不穀震盪播越。不穀子
也言使我震盪而不安其心。攝在荆蠻。蠻逐于荆蠻之地也。未有
遷踰越而不適所居。盪音蕩。嬴在荆蠻。地謂楚地也。未有
攸底。未有所底止也。言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若我一二同姓兄
國之。獎順天法。崇獎安順。無助狡猾。無助凶狡奸猾之徒。以從先
王之命。以從先王。毋違天罰。言單劉爲亂從之者必有。赦圖不
穀。赦我之憂。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敢盡布陳腹
而謀其難。及先王之經。與先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也爲汝諸侯
先王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主后若無親生。則擇立長。則
庶子之年長者。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德鈞以卜。若德鈞則論
立之。長土聲。其德之厚薄。德鈞以卜。其卜之吉凶。

王不立愛王不立其私公卿無私王公六卿無得私附古之制

也此古先王之法也。按王后適子死則嫡之子當立不專

言母之穆后及大子壽早天即世十五年大子壽卒穆后又單

貴賤也劉贊私立少意而劉二子贊助景王私以間先王法制。間去聲

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言諸侯也。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閔馬父魯大夫聞曰文辭以行禮也。言人之有文辭也。子朝干

景之命今子朝干犯景遠晉之大不依。遠去聲。以專其志

以專行其無禮甚矣其為無禮文辭何為辭亦將何為哉

奪位之志張侗初曰按杜氏云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其非

而告諸侯者皆飾辭也雖善奚足貴

左傳句解卷五終

